

海外文叢

藍菱·野餐地上



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

[26]

2045

海外文叢

藍菱・野餐地上

藍菱著

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海外文叢

策劃：蕭滋

執行編輯：潘耀明

野餐地上

責任編輯：蔡嘉嶺

裝幀設計：尹文

封面攝影：高志強

版面設計：馬健全

正稿製作：黎錦榮

梅子

書名：野餐地上（海外文叢）

作者：藍菱

出版發行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9 Queen Victoria Street, Hongkong

印刷：太古印刷公司

版次：香港鰂魚涌船塢里十四號七樓B座

國際書號：一九八四年八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規格：大三十開(210×137mm)：六八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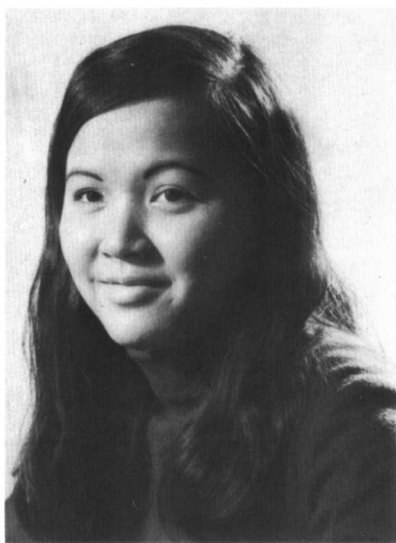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62-04-0356-8

©1984 Joint Publishing Co. (HK)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k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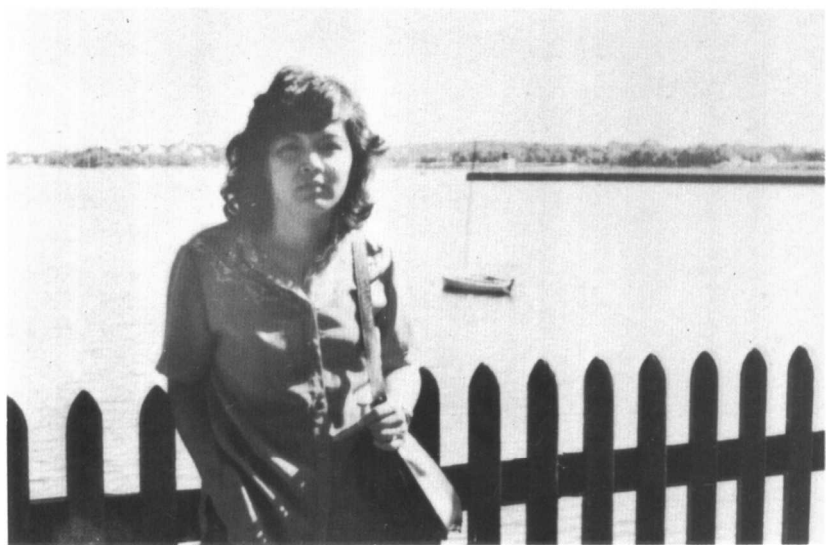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藍菱近照(1984年3月攝)



• 與家人在屋後院子裏(1984年4月攝)

：1977年攝於愛荷華



• 在中國周末作家座談會上，左為鄭愁予，右為已故作家
許芥昱，前為艾青。（1980年9月攝於愛荷華）

：在美國小說家霍桑的故居留影（1983年8月攝）

~~台团的早晨~~ 早晨，在台园里

今天，我一早便到台园里来。我步过每次必经过的一个小喷泉，照例看看小园池里溢出的流水，看看水面上飘浮着的数片落葉，当然，也看到我自己。看到自己，连带看到许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，譬如办公室那一架令我头痛的打字机、中午的三文治、喜爱在我打好的文件上找毛病的老教员，不喜欢的事物当然不止这些，一时难罄言尽，而且我常欣幸想想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。在水中我看到了一杯咖啡、远方的人、小诗集，还有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一个斗篷下起的弹簧者。

这真是奇怪，一泓流水竟有这许多的投影，我不禁要为之担心了。台园里每日不乏游人，假如人人也像我一般，把它当作一面澄净的镜子照，会不会使它不胜负荷呢？不过，我又想，水是自喷泉上流下来的，喷泉既是大理石做的，一块也不须，就有几分感，实在很难说。

于是我离开了那个小园池，朝着地那边走去。这真是一个广大的台园，草木茂盛，花园像是修剪过的，四周有供休憩的长椅，有令人扔废纸物的垃圾桶，这些椅桌西放东放，竟成一种被安排好了的秩序。自清新的空气散步过去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为它们中的一员，或者此时只是一个带着一些不相同的事物，偷偷地破坏了它的节奏，平日在办公室，打字机单调的嗒嗒声就常常打断我的思绪，每次我把一份份打好的文件，在整理的时候

目次

1	前記
3	藍菱小傳
4	藍菱的著作
5	野餐地上
8	外國人的話
10	羅丹的手
13	山水
17	橋上
20	望故城
23	錶
25	找船的孩子
28	巡雪四圖

77	73	68	65	62	59	53	51	48	44	42	39	37	35	33
藝術家們的畫像	伐木的回音	二盞燈	魚蝦的旅途	車窗邊緣	閣樓上的微光	路邊的人物	老師	四月雨・五月花	室內的樹林	失業	攤開一本書	牆	信	蛾

131	128	126	123	119	116	112	109	103	100	97	92	89	87	84
義山行	微塵	山水的那邊	棉被	夜營	手杖	剩飯以外	早晨，在公園裏	呂宋散記	在羣鼠之間	方向	過城	母與女	蜘蛛與春天	隔

150 146 144 141

孤島
新聞與傳播
雞湯與米飯
時間

前記

幾年來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裏，我經常會在某些場合中遇到一些鮮明的物事，從表面上看來，這些物事也許是普普通通的，像一杯粗茶，一隻舊鞋。但一旦經過細細咀嚼，則粗茶在平淡中自有其味道，而一隻貯藏過久的舊鞋也往往有它的來歷。發生在我們周遭的許多事故，初看似與我們毫不相干，而實則是息息聯繫的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很單純，但也可能變得很複雜，維繫在這中間的是一絲薄薄的綫，假如不細心保護，細綫難免有斷絲的一天。怎樣才能心平氣和地自動蕩的人海中行船過去，我想，多半是靠我們對這些物事的多加了解。我常常對自己說：不要老是追究這個人曾經如何如何的不好，或者這是一件什麼爛東西，最好是先想一想，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他或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呢？時代在變，環境在變，人也在變，許多時候，一個人身上美麗的質素消損了，換上一幅醜陋的面目；同樣的，原本是一些醜陋的東西，也可能慢慢地變得善美一點。為什麼呢？

收在這集子裏的數十篇散文，即是自這個意念出發的。世界之大，人羣之廣，我認識的東西自是非常有限，但我希望從自己所接觸到的一面下手。寫作對我絕不只是一種修辭上的裝飾，也不單限於一種嗜好，它幫助我不斷認識自己，再而從中認識許多以前陌生的人和物事。

我還常想起許多優異的作者，在一個我不詳悉或從未去過的地方默默寫作，以無限的毅力和辛勤的心耕耘

着日子的荒地。他們的寫作啓發了我，他們謙卑又誠懇的態度促使我去學習更多的東西。是如此美麗的觸燃，使我們身邊的世界頓然一亮。

選在此集中的，是我四年來斷斷續續寫就的東西（除了《呂宋散記》和《義山行》寫作的年月較早外），四年還很短，以後的時日還有那麼長久，那麼，我就把今日當作是一個開始吧。

書名《野餐地上》，是因為想到了書中一些所寫所記的人物，他們都是我懷念的朋友，大家一度歡聚過，如今各散東西，像那一個晴朗明亮的夏午，一切全發生在瞬息間，我們必須摺疊起一條桌巾，提携我們的籃子，匆匆地離去，結束一個短但愉快的野餐。

藍菱小傳

藍菱，本名陳婉芬，福建省晉江縣人，一九四六年生於菲律賓實里拉市，菲律賓遠東大學英文系畢業，旋即赴美，進愛荷華大學「作家工作室」進修，同時參加「國際作家工作坊」；七〇年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。

她幼年時曾隨雙親回福建的家鄉，一九四九年前去到香港，隨後又回到呂宋島去。中學時代開始寫詩，除在當地的報刊上發表外，作品多寄到台灣的詩刊發表。最早的一輯詩被編入一九六七年台灣出版的《中國現代詩選》裏，以後作品陸續在各種選集裏出現，如《八十年代詩選》等。

在美國求學時，她創作不輟，出版有詩集《對答的枝椏》。六年前開始致力於散文的創作，寄到台灣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二副刊發表，迄今未斷。

藍菱的著作

《第十四的星光》（詩集）一九六〇年，新疆書局出版。

《露路》（詩集）一九六三年，藍星詩社出版。

《對答的枝腔》（詩集）一九七三年，創世紀詩社出版。

作品曾被編入下列數種選集：

中文：

《中國現代詩選》、《七十一年詩選》、《八十年代詩選》、《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》、《聯誼卅年文學大系》（詩、散文）、《一九八二年台灣散文選》、《七〇年散文選》等。

外文：

《蘭舟》（中國女詩人選集）英譯本，一九七二年美國出版。

《中國詩選集》法譯本，一九六二年巴黎出版。

野餐地上

我們挑了一個濃密的覆蔭，找到一張桌子，把方格子的桌巾抖開來，鋪在桌面上，然後擺上了野餐的籃子。

這樣美好的天氣，人們都紛紛地跑到這裏來了，草地上飄過白雲的輕影，一絲微熱的風柔柔地拂過，樹底下靠着一些人，脫去了一副太陽眼鏡，顯出原來大大的眼睛——他們在收集，一叢叢綠樹背後的動靜。

我們各自打開一瓶帶來的飲料，冰涼的汽水自嘴巴裏滑入體內，我們感到自己像一塊冰，在陽光下輕輕地溶解，在這樣一個夏午，感到生命適當地調節着自己，歡欣地流動着。

這麼多的人，不記得以前是不是曾在這裏遇見過，即使是，我們其實還是很陌生的。在一個短暫的夏日，我們遠離了一片骯髒與嘈雜，遠離一切事物的外殼，走到這裏來，腳下有草，頭頂有雲，四面有樹，尚有紅花的小山坡。一切是和諧的，像一片漫妙的歌聲搖你入眠，帶你去到事物美好的深處。你想起鮮紅的草莓、青色的蚱蜢、白帆和綠封面的書。你觸及那麼深的寧靜，好像這整整的一生就是這透明的寧靜。

我們再喝一口手中的飲料，讓清涼再在體內循環一次。那寫着「山露」的汽水瓶也是綠色的。溫柔的綠色。遠遠的天邊，有人坐在草坡上寫生，一邊側着頭在沉思。他在寫風景、寫人，不知道自己此時也是一幅畫中的畫呢。還有人在樹蔭下看書，看一回，停一回，眼光落在柔和的綠草地上。再過去一點，有人生好了炭火的

在烤肉，燻香的味道不斷飄來。燻香了的下午。烟自炭中冒升起，慢慢擴散，像記憶中遙遠的海面上瀰漫的霧氣。在這裏，人們做着自己喜歡的事，他們似乎都找到了自己要找的東西。而當他們累了，便在一張鋪好的大毯上躺下來，曬着陽光。

有些人走來走去，走得遠一點，便是草坡。更遠一點，是山的影子，樹的層塔。再遠一點，便是天的盡頭。他們當然走不了這麼遠，在草坡上停住，眺望前方。這時前方有什麼在緩緩地成形，逐漸地凝結。是鳥羣嗎？不。是一堆風箏嗎？不是。黑的顏色沉重地壓制着，就要爆炸開來。

然後是雨，急遽地落下來。夏日的輕雷，在遠方低低地響着。雨落下來了，人們匆忙地收拾起桌面上的東西，匆忙地跑到一株株大樹下躲雨。雨澆在炭火上，一陣濃的黑烟迅速地冒起，不久，炭火也熄了。躲雨的人都擠到一株樹下來，大家互相緊緊靠着，都說天公不作美，說着說着，就沒有先前的陌生了。自葉隙間瀉下的雨是那樣的爽涼，我們舐着它，像喝着清涼的「山露」。濕的感覺。透明的感覺。是的，一切是濕的，桌巾、籃子、草地，全在一片雨水中。而為什麼總有這麼多不停的抱怨呢？為什麼一下子就變得如此的掃興呢？其實，你不能盡要陽光，不要雨水，正像你不可能盡有快樂，沒有悲傷……其實，風雨是不可測的，這整整的一生是多變幻的。

夏日的驟雨來得突然，但也去得快，沒有多時，雨便收斂了，但是草地仍是濕的，桌子也是濕的，沒有一處不是濕的。人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，匆匆地把剛才未及收好的東西收拾好。有人等不及這裏的一切收乾，匆匆地離去，他們走下草坡，身影瞬即不見了，偌大的草地顯得無比空曠，剩下一些人，仍舊在那裏等着太陽再出來。

而我呢？獨自站在一株樹下，在雨過而天尚未放晴的過度期中站着。遠遠的天空中，一抹細微的光正自一抹灰陰裏慢慢透出，那會是雨與陽光交匯的地方嗎？我想是的。下午是這麼的清涼，人們在等待，草地在等待，樹和紅花也在等待，在一切未固定的時刻裏，夏日緩緩地流動。野餐地上，有人在今天匆匆地離